

张
炜

纯美的 注视



CHUN MEI DE ZHU SHI

上海远东出版社

纯美的注视

张炜 著



张炜《纯美的注视》是作者的一部散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以细腻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作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悟。书中文字优美，情感真挚，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人文关怀。全书共分八辑，每辑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思想的脉络和情感的起伏。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个人创作的结晶，也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面镜子，值得广大读者细细品味。

总体策划 陈思和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晓敏
装帧设计 王月琴
责任出版 陈培国
责任校对 吴明泉

· 火凤凰文库 ·

纯美的注视

张 炜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印刷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上海长阳路 147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邮政编码 20008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1 字数 251100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0000

ISBN 7-80613-207-4/G · 386

定价:19.50 元



像是在写一封长信——它没有地址，没有规定的里程，只有遥远的投递、叩问和寻找。给远方的人，远方的心灵。

目 录

纯美的注视

纯美的注视	3
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	7
秋日随笔二题	12
存在的执拗	19
致友人	22
说“虚无”	28
纯粹的人与艺术	31
非职业的写作	43
冬月访谈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47
倾向和积累	58
心洁手灵	68
珍品荐：《手》	71
儒学与变革	75
痛苦和美丽	78
心上的痕迹	81

童年之梦

- 关于《蘑菇七种》..... 93

心中的交响

- 与编者谈《家族》(辑录)..... 97

- 秋夜四章..... 107

- 感 谢..... 112

- 守望的意义..... 114

- 明天的笔..... 122

一个人,一首长诗

一个人,一首长诗

- 读牟迅..... 127

风雨北郊路

- 悼冯中一先生..... 133

- 激动人心的真实..... 137

- 谈不沦为匠..... 144

萨利哈尔,别把音乐停下来

- 在王延辉的小说世界里徜徉..... 149

- 安于回忆..... 162

- 南方与北方之间..... 168

- 再读·沂蒙..... 172

- 瑰丽·阳光·六月..... 180

- 低 语..... 189

- 杨枫·回手·枫叶·花鸟..... 193

- 刘烨园与散文..... 201

烟台有萧平·····	207
诗 人·····	209
山 路·····	210
文 友·····	220
水 手·····	227
《原野手记》后记·····	233

荒漠之爱(一)

痛与喊·····	237
“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	239
“宠 犬”·····	242
“五”与“七”·····	244
貌似“民魂”·····	247
卑怯者的愤火·····	249
倒楣的责任·····	252
“老调子”与阔人富翁·····	254
更无顾惜青春·····	256
饱人饿人之爱·····	259
沦肌浹髓之毒·····	261
不掩于墨·····	264
不仅仅是冷嘲·····	265
精神的丝缕·····	267
好像 ·····	269
天才与泥土·····	272
倚靠与凌蔑·····	275

纯 谨·····	277
不绝之滓·····	280
余下的只是卑怯·····	282
沙漠中·····	284
干儿的严厉·····	286
“有效”与“有限”·····	288
蔚蓝的野草·····	290
力学和化学的方法·····	292
同一营垒中人·····	294

荒漠之爱(二)

厨房与筵席·····	299
怯者的愤怒·····	302
小铃铎·····	305
时间的流驶·····	307
渺茫的悲苦·····	310
沙上之塔·····	312
“天地大戏场”·····	315
吟罢低眉·····	317
有理的压迫·····	320
本 分·····	322
打诨的角色·····	324
不置一辞·····	327
谋隐与沦落·····	330
帮闲的文采·····	332

“不配”与恐惧·····	334
“除去”与将来·····	337
师道与目前之益·····	339
“非真勇也”·····	342
“没有说清的必要”·····	344
不悟·····	347
使命与战叫·····	349
 后 记·····	 352

纯美的注视

纯美的注视

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艺术获得再生以来，艺术家们历经了极为独特的一个过程。这期间有复苏的亢奋，也有忧郁和消沉，甚至包括了神话般的传奇。当我们脚步匆促地跨入九十年代的初冬之门，环顾往昔的朋友时，竟默默地压住了一个惊叹。仅此而已。前面是未曾踏过的一层薄霜。你收紧了背囊走过去。

挚爱的幻想，沉迷和热情，都无一例外地带来了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期待。没有那么多的斑斓，也没有那么多的同志和战友，冬日终于送予了一个冷静。这对于一副燃烧着诗情的心胸、对于渴念和急切的双目，的确确是太重要了。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在茫茫的跋涉之途上仍然存在的人。我注视着尘埃中的身影，相信他永远不会消逝。不久以前我们还期待着一条通衢大道的浩浩荡荡，现在看这种纯稚的想念多么虚妄。他一人向前走去，享受着那份孤独与骄傲。他的背影传递了一种讯息，安慰了众多的关切。

我们只是默默遥视，却无法伴你同行。

他是如此地独特而真实，以至让人感到了稍稍的陌生。他让人强烈地认定他只是他自己，是“这一个”。而通常在大街上、在

所谓的“知识界”，我们看到的面孔都似曾相识。

有时，我们对于真正的奇迹也可能熟视无睹。无一例外的平庸、虚张声势的引诱，早已磨掉了我们仅有的一丝好奇心。艺术和精神之域的荒芜与堕落是这样的自然普遍，已经来不及痛心。所以当他出现在视野之中，当他在那条道路上摇动着颀长的身影时，也并未使多少人惊讶。不过真实总会显露，才华必将展示，我们于是结识了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走进了他不同凡响的艺术世界。

时代的步履有时是轻快而紊乱的，狂喜往往与巨痛接踵而至，刚刚苏醒又迎接了迷茫；绝望和呻吟，祈求和追念，一块儿积压在敏感脆弱的神经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前来告别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告别了一个质朴而坚定的人生。就这样非同一般的时刻里，我曾留意了一下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专注，并且流露着独特的坦然，内心的纯美。

这双眼睛在悄悄启示：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他的时代来临了。

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他走到了一个唯有依仗心灵的年代。这样的机会并非是经常逢遇的，它在一拨又一拨人面前溜掉了，但有人却可以伸手将其抓住。抓住它就是抓住了自己的历史。他已步入中年，他在这样的年纪里越来越能感悟到人生的诗意。像儿童一样满目新鲜，像老农一样终日劳作，就凭着这一份毫不掺假的淳朴，一步一步走向了辉煌。

他的艺术的魅力当然来自他这个人的魅力。与他在一起，你会发现生活原来仍然兴味盎然；作为一个人，他的不易重复的“内容”、冲动的真切和幻想的烂漫，都能让人时时感受一种人性

的深度。他的勇敢是具体的，他的刚直和正义也罗列在生活之中。他把这一切都凝入了诗章。

我常常在他的作品面前压抑着激动。我只是默默感觉它传递出的复杂而单纯的精神。真实的理解仅仅还一个无言，我无法阐述一个生命、一个飞跃的精灵。但我确信我可以与之沟通，用目光抚摸纸页上的润泽。

即便是萧条之季，艺术界也仍旧拥挤不堪。由于诗的境界需要心领神遇，所以这儿也极易混迹。招摇的骗子衣冠楚楚，只无法掩去笔下的粗鄙。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具有残酷意味的是艺术需要才华，还需要一种道德基础。有的隐匿下来叮蛀艺术之树；有的逃窜了，却依然留下一丝狐臭。正是在如此的情势之下，我愿意给予真诚和艺术双重的赞美。

我相信这样的历史：喧嚣遮不住沉默，夜色里闪烁着目光。在恍惚和盲从的潮流里，人的心性仍在追询原则。

我由此面对他和他的笔声声自问：我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我接受了什么、又为什么而怦然心动？当然不仅是灵性与才情、也不仅是色彩。它让我难以诠释。好像技术性的深刻已经消解，一片斑斓也在远逝。逼近了的只是人的力量与自尊、他的不屈的证明之心、对美的忘我的追求探问。他似乎在求得一次理解，去包含人生的全部奥义……对于他和我而言，原来这会儿美是一种原则。

在诸种艺术之中，诗同样极易与凡俗融合又极易与之隔膜。当它褪掉了血性时，也就流入了凡俗。诗人仅仅是使用语言的战士。所以从战士的角度去揣摩，就不难读到他的纯粹和痴迷、他的燃烧的激情。

我一次次地展开他的书，并深深地知道：我展开的是一个战士心灵的长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于龙口

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

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

就作品的规模而言，没有比民间文学再大的了。它可以是浩浩荡荡的史诗，是密集如云的传说，是无头无尾的倾诉，是难以探测的大渊。

它的品格一如它的规模，恢宏大气，自然傲岸。它的气度之大，足可以淹没一切粗倔的单音。它广瀚无边地往前推进，无所不思无所不在，举重若轻；它思考的命题从纤若毫发到天外宇宙。为之咏唱和记录的，有成千上万的口与手，那数不清的强力跳动的核心，就是它的动力，它的直接源头。

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只发出那样一种浑然的合声，只操着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他强大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也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后一代人会把他视为不朽者，就像他依附的那片土地山脉，那个永恒的群体。

他不再是他自己，而仅是民间滋养的一个代表者和传达员，

是他们发声的器官。

它是无数心灵的滋生之物，是生命的证明。这些证明以难以言喻的方式显示着人的尊严、生命的瑰丽，以及生命感悟和掌握世界的强大能力。生命在此表达了自己最大的浪漫。

生命的质地是各种各样的，可是各种生命会在无边的时光之中被无休止地融解和冶炼。生命于是同时出现了渣滓和合金，放射出难以辨认、难以置信的光泽。民间文学作为复杂的记录，可以有谜语、谶词、大白话、歌与谣；可以短小数言，也可以漫长如川。它真正大得可畏，大得奇特，一片光怪陆离。

在这泥沙俱下的大川之前，我们可以听到漫卷一切的自然之声。它迎送时光的方式也包含了真正的智慧，它可以藐视和嘲笑神灵，一切造化的未知。它的气魄宏巨到不可比拟，延揽了全部的精神：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琐。它的全部复杂甚至稍稍有些令人不安。

当我们试图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走进它的时候，又会面临极大的困惑。因为它是不测的、无边的。它只可以感知，可以截取局部，可以掬滴水，可以管窥。它实在是太大了，太费解了，在生命的个体面前，它已经是一个遥遥的存在，如远逝的山峦和彤云。

它坚实如冰岩钢铁，有时又柔软如丝。它拒绝，又容纳。个体可以在其中穿越，逗留驻足，也可以完全消失了自己。它的确为个体留下了穿行的通道，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寻到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它成为母体，养育补给，供予乳汁。它的繁衍力和再生力，无论怎样想象都不过分。它对精神的个体，有着神秘的宽容和恩惠。